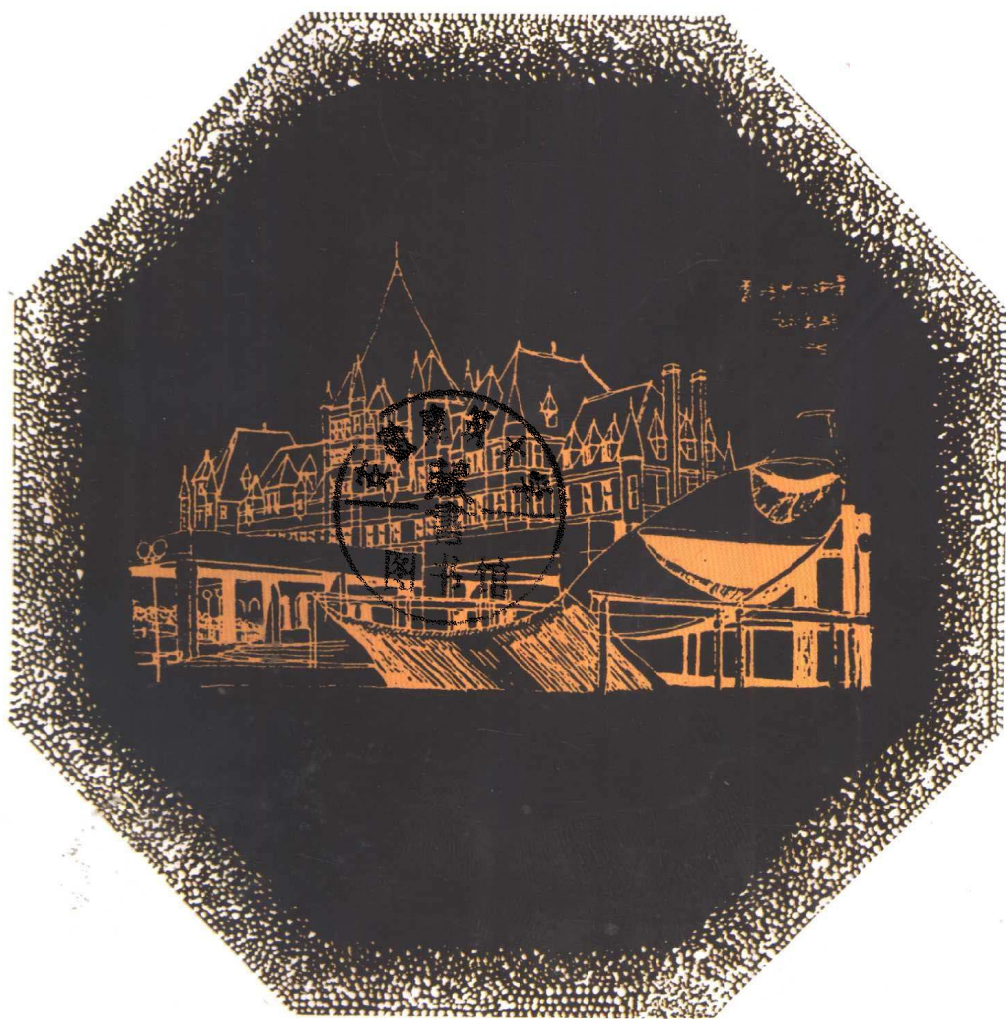


建筑师

JIANZHUSHI

54 1993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



作家张抗抗在开幕式上逐一介绍与会作家和建筑家



左起：黄宗江、戴复东、刘管平、丛亚平、郑光复



前排左起：公刘、杨永生、洪铁城，后排左起：陈峻、朱子湘、叶楠、戴复东、刘管平



前排右起：杨佩瑾、叶廷芳、张良皋、沈福煦、
后排右起：邵燕祥、高介华、周维权、韩江陵、金家勤、
姜嘉锵、林斤澜、蓝翎、刘元举



右起：方留洪、叶廷芳、讲解员、叶楠、马识途、刘元举、
王明贤、沈福煦



左起：郭湖生、曹汛、明连生、徐伯安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全体合影



南昌市市长蒋仲平讲话



中国房地产集团公司南昌公司总经理达式林讲话



《建筑师》主编杨永生讲话



南昌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方留淇讲话

建筑师

(双月刊)

54

(京)新登字 035 号

第 54 期 1993 年 10 月(逢双月末出版)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

《建筑师》编辑部编辑

主 编: 杨永生 王伯扬

副主编: 于志公

编 委: (按姓氏笔划为序)

邓林翰 白佐民 刘宝仲

刘管平 庄裕光 阳世镠

吴竹涟 沈福煦 洪铁城

黄汉民 彭一刚 谭志民

黎志涛

责任编辑: 王明贤 徐 纺

美术编辑: 马学仁

中国建筑工程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百万庄)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市燕山联营印刷厂印刷

* * *

开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张: 7 字数: 240 千字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

1993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4,710 册 定价: 5.80 元

ISBN 7-112-02143-X/TU·1646

(7163)

■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

2 胜友如云 高朋满座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3 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杨永生 马识途

5 写在纪念册里的话

14 著名作家与建筑学家齐聚一堂畅谈高见

26 论文选登

建筑诗与建筑师

徐尚志 徐行言

让人们的生活更美好

马识途

城墙

林斤澜

江南三凭栏

公 刘

斩不断,理还乱,物与情

——建筑与文学

戴复东

建筑师与文学

蔡德道

以一部古代小说为例谈建筑与文学之缘

高介华

我看建筑同文学的关系

郑秉谦

空间不空

邵燕祥

人·宅·文

——岭南宅园记实二则

刘管平

诗人笔下的玉宇琼楼

庄裕光

市场经济解构中国文化

——文学与建筑必须脱胎换骨

艾定增

建筑与文学漫议

叶廷芳

建筑与文学刍论

沈福煦

建筑呼唤文学

汪正章

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

韩江陵

建筑的阅读

张抗抗

寻找血缘

——建筑与文学的断想

刘元举

如何看待和考察中国的“后现代”

——谈后现代建筑和后现代文学

陈 薇

建筑师的忧虑

丛亚平

■ 建筑界名人专访录 (三)

72 张 镔 齐 康 石学海 张祖刚 张似赞

■ 中国古代都城建设小史

80 六朝建康

郭湖生

■ 建筑师札记

85 北窗杂记 (二十二、二十三)

奚 武

■ 建筑理论研究

88 三种设计方法

沈克宁

■ 规划设计研究

98 风景区内旅游设施中心位置的选择及规划方法

周公宁

建筑师 (54 期) 1

胜友如云 高朋满座

——“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

被唐代诗人王勃誉为“雄州雾列，俊彩星驰”的南昌，最近又迎来了胜友高朋。1993年5月26日~30日，“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南昌隆重召开。研讨会由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师》编辑部、南昌市土木建筑学会、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联合主办；南昌市文联、浙江省磐安县建筑工程公司、江西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协办。来自全国各地50多位著名作家、建筑学家参加了这次具有开拓性的盛会。

5月26日上午，“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重新修复的滕王阁举行开幕式，拉开了“建筑与文学”学术研究的帷幕。原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才同志，南昌市长蒋仲平同志，南昌市委副书记查俊如同志，江西省文联、江西省作家协会等单位负责人到会祝贺。南昌市委建委副主任、南昌市土木建筑学会理事长方留淇先生主持了开幕式，著名作家张抗抗女士对与会作家和建筑学家作了一一介绍。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编审、《建筑师》主编、研讨会主持人杨永生先生代表主办单位讲了话（讲话全文另发）。南昌市委副书记查俊如同志代表市政府致欢迎辞，南昌市长蒋仲平同志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原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才同志也在开幕式上讲了话。著名老作家马识途先生代表与会作家、建筑学家讲了话（讲话全文另发）。南昌市文联主度王巧林先生、著名老诗人公刘先生等也先后在会上讲了话。最后，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总经理达式林先生讲了话。

会议期间，代表们参观了幽雅朴素的八大山人纪念馆，还专程驱车参观了革命胜地井冈山。代表们不顾旅途辛苦，在5天时间里，开了六次讨论会，其中几次讨论会是利用晚上时间开的。作家、建筑学家发言踊

跃，就“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就建筑文化和继承与创新、建筑师的创作自由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代表们认为：“建筑与文学”是个很好的研究课题，认真研究这一课题，对于提高建筑和文学的创作水平，进一步密切作家与文学家的关系，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建筑文化，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大家还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盛会。正如杨永生先生所说，这么多著名作家与著名建筑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是解放以后40多年来的第一次；建筑与文学这一课题的提出和研讨是第一次；建筑界的学术活动得到企业界这么有力的支持也是第一次。大家还希望在这次研讨会的基础上，继续开展学术研究，并希望在适当的时候再次召开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文艺界人士有：马识途、黄宗江、林斤澜、公刘、叶楠、蓝翎、邵燕祥、郑秉谦、陈丹晨、邵大箴、杨佩瑾、王巧林、姜嘉锵、叶廷芳、何西来、明连生、谢大光、金家勤、陈峻、张抗抗、郑宗培、赵丽宏、舒婷、韩小慧、刘元举、瞿新华、丛亚平。

出席研讨会的建筑界人士有：张良皋、周维权、戴复东、高介华、郭湖生、杨永生、徐伯安、郑光复、马光蓓、刘管平、曾昭奋、庄裕光、艾定增、汪正章、曹汛、沈福煦、方留淇、蔡希熊、王锦海、达式林、洪铁城、韩江陵、马国馨、熊国华、朱火保、王明贤、陈薇、徐明松、徐纺。

物换星移几度秋。今天，“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在南昌召开，“钟期既遇，奏流水以自惭！”作家与建筑学家寻找到知音，将更好地携手合作，为创造中国当代建筑文化的丰碑作出新的奉献！

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杨永生

(1993年5月26日)

首先,让我代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的三个主办单位——南昌市土木建筑学会、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和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建筑师》杂志编辑部,以及协办单位——南昌市文联、浙江省磐安县建筑公司、江西长城房地产开发公司向来自全国各地的著名作家、建筑学家,表示热烈的欢迎和感谢!

向出席今天开幕式的白栋才、蒋仲平同志及江西省和南昌市有关部门的领导同志对我们研讨会的支持,表示由衷的谢意!

向出席今天开幕式的电视台、电台和报刊的记者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

有这么多名作家与著名建筑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学术问题,是解放以后40多年来的第一次。

建筑与文学,这一课题的提出和研讨,是解放以后40多年来的第一次。据我所知,在当代,只是1928年,刚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林徽音教授,在福州以建筑与文学为题发表过演讲,她是作家,诗人兼建筑家,梁思成先生的夫人,被誉为“一代才女”。

建筑界的学术活动,得到企业界的这么有力的支持,也是解放以后40多年来的第一次。在这里,让我代表与会的建筑家和作家对中房集团南昌房地产开发公司领导给予这次会议的人力、物力、财力的全面支持,表示衷心的感谢。实事求是地讲,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这次学术活动,只能是美好的愿望而不能实现。

建筑与文学,这两者的亲缘关系,这两者的异同虽然在建筑家和作家的创作实践中,是大家所深深感触到了,但长期以来并没有提到学术研究的议程,以致至今它仍是一块未被开垦的处女地。

虽然,在座的许多专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研究和探讨,大家也有许多共识,但毕竟是处于初始阶段。我们希望,这次会开个好头,把建筑与文学这个课题铺展开来,畅所欲言,不拘形式地交流思想,交换观点,共同来开拓这个领域,全面提高我们的文学创作水平和建筑创作水平。

此外,我们还希望通过建筑与文学家的接触和沟通,进一步密切建筑家与文学家的关系,使建筑通过文学作品的传播,走出建筑殿堂,走向社会,使全社会都来关注人们每天都离不开的建筑空间,在群众的参与下,来提高建筑设计的水平。

最后,我们希望与会的作家和建筑家,在愉快和轻松的气氛中,围绕建筑与文学这个主题尽情谈、放开侃,并且有所收获。

会后,如果大家说一句:有所收获,我们就会感到十分的欣慰了。

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马识途

(1993年5月26日)

我能来我一直向往的“南昌故郡，洪都新府”参加“建筑与文学”这样一个新颖得令我惊奇的学术研讨会，而且和这么多的建筑大师和著名作家坐在一起讨论，十分高兴，甚至感到荣幸。这样的会在我的一生中可算是不平常的经历，也许在座的许多人和我有同感吧。甚至在中国建筑界和文学界也是前所未有的吧。选出“建筑与文学”这样一个研讨题目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更不用说又选在古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襟三江而带五湖”，现代又是革命发源地之一的历史文化名城南昌来举行了。

本次会的主持人杨永生同志要我在这里讲话，他说参加这次会的以我的年岁最大，而又是建筑与文学两栖的人，是的，我是痴长七十又九岁了，在这个会上算得老大，我也的确搞过几年建筑，也混迹于文学界。但是年纪大成为要在开幕式上讲话的理由，恐怕不够充分，不合于后来居上的进化论道理。我搞过几年建筑，但那是在“外行领导内行”的年代，我作为一个外行搞建筑的，对于建筑知之不多，错误倒犯得不少。至于文学界，我不过是偶然混迹其间，和在座的著名作家比，没有取得可以称道的成就，倒似乎只得到一个“文路风波恁险”的印象，至今还失悔从建筑行跳入文学行，当了作家，“误落文网中，一去四十年”。

但是在此受到如此优惠的接待，逃不脱了，只好说几句：

第一，我祝贺“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这有赖于到会诸公全心地投入；照着主持人说的“在愉快和轻松的气氛中”，“尽情谈、放开侃”。让我们在这次学术讨论会上开个先例，能够做到“尽情谈、放开侃”的创举。

第二，我以为建筑师和作家联姻，交流思想，是大好事，一个高明的建筑师我以为一定是一个高明的美术家、音乐家、诗人。他会更善于处理线条、色彩、节奏和韵味，可以免于设计的俗气和匠气，而具有灵气。作家，我以为也可以从巧夺天工的神奇的建筑设计中得到启发和灵感。这个美丽的世界是由他们所创作的无声的诗，凝固的音乐，立体的画所装点起来的，大自然的风光也是由一个更伟大的建筑师造化用天工创造出来的。作家难道不能从这些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获得创作的灵感吗？

就侃到这里。谢谢！

写在纪念册里的话

在“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之前印制了精美的纪念册，深受与会作家和建筑师的欢迎。这本纪念册的撰稿人是应允参加研讨会的著名建筑学家、作家和有关知名人士（少数人因故未能到会）。这些文章自述了主要经历和成就，有的还就“建筑与文学”这一课题简要地谈了自己的学术见解。现将纪念册里有关建筑与文学的文字摘录如下，以飨读者。

徐尚志（设计大师）：

我国建筑与文学早已结下不解之缘。历代的诗词歌赋、文章杂记对建筑、风景、园林多有咏叙，留下不少著名篇章。而中国建筑园林常用匾额、楹联、碑碣、题词来点染意境，使建筑环境与文学作品交相辉映，相得益彰，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形成了中国建筑环境艺术的一大特色。特别是建筑设计与文学创作都需要，也能够体现作者的艺术思想、情操和意境。所谓形神兼备的“神”，就是他们的艺术素养通过创作活动所表现出来的一种艺术境界。在这方面，建筑与文学、建筑师与文学家，是可以互相启迪，融汇贯通，陶冶情操，借以丰富自己的创作思想，从而更上一层楼，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

袁镜身（原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院长）：

建筑，是人类按照美的规律塑造的空间，使用于内，美在其中。它既是自然科学的产物，又是一种艺术作品。

中国古代，许多建筑中都有大量的雕刻、彩画、诗词、楹联等应用建筑之中，给建筑增添了艺术的光彩。而许多文人雅士又用文学艺术的形式，描绘建筑，把建筑作为创作的园地。因此，我认为“建筑与文学”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值得提倡，探讨研究；同时需要建筑界、文学艺术界密切配合，共同繁荣建筑创作。

黄宗江（作家）：

爱人生，爱人类，爱国家，爱世界，爱文化，乃爱艺文。既从事高度综合之剧艺，当事缪斯，无艺不爱，求诗于诗外。艺艺相通却又难通，无日不身处于

建筑中，却又难知其于无穷。我从事的影艺之一大基础蒙太奇，即源于法语建筑学中之结构或曰组合，在电影学中初仅释做镜头组接，又扩及时空各元素之衔接，以至节奏意境等无所不及。窃以为建筑亦应多样化，多元化，既是民族的，又是国际的，矛盾中求统一于现代化之大千世界也。浩渺广宇，广厦起伏，于个人则但求一斗居，明窗净几，得读书写字足矣。

林斤澜（作家）：

浙江永嘉有古老村庄传说是宋村，整个村庄的设计以“文房四宝”组成图案。安徽黟县有明村，村中大水池说是耕牛的胃，沿着街巷绕来绕去的水沟是大肠小肠。走进这些村庄，耕读社会的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有些暴发的城镇“千篇一律”，花花世界只是没有文化。让建筑与文学对上话，当是好主意。“言而无文，行也不远”。无文而筑，远也不行——北京土话：“老了”也不行之意。

张良皋（建筑学教授）：

写一部中国建筑史，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几乎无从着笔。

《诗·斯干》诸篇述周建筑，《园·郇》述鲁建筑，《殷武》述殷建筑，《定之方中》述楚建筑，……这些诗篇，对当时宫室形态表现真切。要了解先秦中原建筑，不能不读《诗经》。

《楚辞·招魂》铺张扬厉以描写楚宫，开后世两汉大赋之先河。在《两都》《二京》《甘泉》《灵光》……诸赋中，建筑成了文学家尽情歌颂的对象。赋是汉朝的主导艺术，建筑却成了主导艺术之母。

建筑师（林斤澜）

往后《三都》《景福》……《阿房宫赋》《滕王阁序》……直到明清，以讴歌建筑为主题的辞赋多不胜数，这是中国特有的文学现象，不能用“颂圣”作简单解释。为了给《中国土木建筑大辞典》写条目，我就不能不遍读这些大赋。

中国古典文学中饱含建筑信息，所以尽管中国建筑实物由于主体为木构而存留不多；但从文学描写中人们仍可了解并欣赏建筑。梁思成先生曾说，《水浒传》中描写元代建筑十分细腻真实，建筑师们如果有“业余”时间，大可写《水浒传与元代建筑》的文章，只可惜大家都“有业无余”云云；虽属笑谈，实有至理。

中国建筑很早就“是无建筑师的建筑”，社会参与者众多。除了大批画家几乎充当专业建筑师之外，文学家的参与也大有人在。文学家写经营园宅、祠庙、亭台、楼阁的文章汗牛充栋，例如袁枚，写《随园记》达六次之多。他们并非单纯运笔描摹建筑，多数还直接参与建筑活动。所以中国古典文学家写房屋陈设都十分在行。现代人仿写古典小说，常常在这方面显得功底不足，缺乏对“环境容器”的描写就缺乏氛围。

建筑师需要全才，西方的 Vitruvius 在其《建筑十书》中如此总结，中国古代“大匠”也莫不如此。到清朝，李渔诗、词、曲、戏剧、绘画、音乐、烹调……无一不精，他之置宅、造园、室内装饰、家具设计，都达专业水平，都能“投入市场”，极其接近现代职业建筑师。李渔是文学与建筑结合得十分完美的人物，可惜时代不曾为他提供当建筑师的机遇。

曹雪芹是一个天才薄命的建筑师。他在文学中的泰斗地位自属世所宗仰，他的绘画也达职业水平而足以自贻。这两大部类的才能使他足够成为全才型建筑师。他的大观园是中国园林设计的顶峰——尽管不过是“文学设计”，但其对中国园林设计的影响难以估量。凡内行都知曹雪芹胸有全园，可以按《红楼梦》的描写予以恢复。曹雪芹在小说全部完成付钞之际，于乾隆辛巳（1761）应尹继善（？）之邀到江南参加迎接皇帝第三次南巡的宫苑建设，扬州天宁寺行宫及其西园应有他的擘画。他最后不幸亲眼得见乾隆题行宫主殿为“大观堂”。发觉竟跟皇帝迎头撞车，毁了他的小说，也毁了他的性命。如是我说，独家新闻，疑以传疑，待求明教。

王 弗（编审）：

建筑与文学是并生的。以建筑为主题的各类文学作品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建筑文学”应在文学殿堂内正式定位。建议：

- 一、筹建“建筑文学”研究组织，开展理论研究。
- 二、有影响的建筑报刊开设“建筑文学”栏目，为繁荣建筑文学提供一块沃土。
- 三、建立“建筑文学基金”，有计划地组织评奖，

以推动建筑文学的发展。

时代，呼唤建筑文学的春天。

公 刘（作家）：

1992年12月19日，我写了一篇散文：《江南三凭栏》，借着江南三名楼的名义，提出了“建筑文化”的概念，目的在于倡导文学与建筑联姻，不料竟与本次学术研讨会之宗旨不谋而合，对此，本人深感荣幸与欣慰！切盼会议之后，在全国建筑界与文学界的协同支持下，这一崭新的领域得以不断拓展。

周维权（建筑学教授）：

中国古代兴造园林一向重视融汇诗、画的情趣，使得园林从总体到局部都含蕴着浓郁的诗情画意。历代的文人多有参预园林规划的，或为自己营园，或协助他人出谋划策，有的甚至“下海”而成为专业造园家。造园工匠亦努力提高文化素养，个别的还精研诗文、擅长绘事。许多文学作品都涉及园林的细腻描写，以园林作为烘托人物典型性格的典型环境。唐宋以后形成“文人园林”的风格，几乎涵盖了各种类型的园林创作，不仅在规划设计上颇多借鉴于文学艺术的章法，或者把前人诗文中的某些意境用具体的形象复现出来，而且还直接运用文学手段，通过景题、匾额、对联等的文字来表达、深化园林意境的内涵。文人园林、文人造园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园林传统特点之一，也是中国园林之所以在世界上独树一帜的一个主要标志。当前和今后，在创建我国现代化的新园林的过程中，能否借鉴、发扬这个特点并结合创新而有所拓展、深化？答案应该是肯定的，任务也是艰巨的。这不仅需要园林建筑工作者的努力，也有待于文学家和建筑家来协同完成。就此一端而言，“建筑与文学”研讨会的首次召开，不仅有助于开拓建筑学术的领域，对于繁荣我国的建筑事业也是有其现实意义的。

蔡德道（高级建筑师）：

建筑有物质与精神两种功能，概括地说：建筑的一半是艺术，艺术的中心是人及其在社会中的活动，对此，建筑与文学应是一理相通。

要对多已损毁的古建筑，古典文学中的记载是主要来源之一，如《滕王阁序》、《阿房宫赋》、《岳阳楼记》等。文学家对环境与建筑的描述深刻、细致，表现出其对建筑有观察与表达能力，不少作品是以介绍环境与建筑为开篇。

建筑师应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以丰富创作源泉，名言佳句能启迪思想，有文学家的参与建筑会更美好、在建筑物落成之际，请文学家亲临体验、题匾、命名、写对联、能更好地表达意境，使建筑增色生辉。

高介华（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中国文学，从诗经、楚辞……《牡丹亭》、《红楼梦》以至鲁迅的《伤逝》、《孤独者》……，无论何种体裁，都在体现作者所欲构成的一种意境。建筑的构思，习称之为“意匠”，意匠不尽同于文学中的意境，却又有相通之处。所有的建筑艺术理论、流派，几乎也在追求某种不同的意境。古今中外的文学，如果少了建筑这一对象，恐怕难以构成篇章；而所有的建筑佳作又莫不深蕴作者所欲表达的某种近乎文学的意境。

汉赋的内容多重敷陈建筑图象，张衡的《两京赋》，左太冲的《三都赋》是尤特出。隋炀帝的建宫是建筑学家宇文凯的“文学”手笔；王维的辋川别墅则是以建筑“谱写”文学意境——诗情画意的名例；大观园是文学化的“园林”，建筑师一经消化了就可落成自己笔下的设计蓝图，可见建筑师当具有深厚的文学素养。超凡的建筑作品，其所以韵味遒绵，乃在于构思已进入文学境界。莱特的流水别墅除深含哲理外，还富有诗意，实与“辋川”异曲而同工。

先秦的屈、宋辞，对于城邑、宫室、园林及相关的建筑装饰、装修的描画，具体入微，深邃玄妙，可认为是巫、道、骚学思想在楚建筑中的形象反映，与今世倡导的环境、空间建筑学、建筑心理学、生态伦理学以至诸多建筑边缘学科的研究极相契合。80年代，我曾在几所院校兼教。我在第一堂课时就向同学们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请各写上首小诗词，古今体不论”，藉此考察他们的“灵性”——建筑创作的思路 and 情致。我在临别时也会给他们留几句韵言作个纪念。这里录其中的一首：“却忆三秋桂子，偏寻十里荷花，东湖学苑喜无邪，白笔曾来作画。红杏枝头悄悄，碧纱窗下人婷，春蚕蜡炬寄天涯，一片痴心在‘化’”。很明显，建筑师亦如文学家，在如醉如痴的创作思绪中，中心在一个“化”字。历代以来，中国的诗书画建筑融为一体，便是未来，也未必分家。

陈志华（建筑学教授）：

文学作品帮我感受建筑更敏锐，如《诗经·小雅·斯干》和歌德的《斯特拉斯堡纪事》。文学作品帮我理解建筑更深刻，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和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文学作品也给我认识许多古代建筑的资料，如汉代的大赋和古罗马的散文。

文学与建筑并肩同步发展，以各自的方式纪录各时代人类的活动、思想和情感。所以，文学史和文学作品是学习建筑史最好的参考。借助于文学，我才真正知道什么是古典主义，什么是浪漫主义以及什么是“后现代”，等等。

钟华楠（香港著名建筑师）：

建筑与文学这两种艺术语言，对中国来说是特别

有意义的。

首先，我国的象形文学就是绘图，有点像看图识字，从“视觉”出发，以达“意识”。

从视觉达意识这个过程，从小孩便开始训练和应用，这是中国文化最基础性与其他文化不同之处。因为，“视野”是很大的，要选择；“意识”是很广的，要浓缩。经过选择和浓缩，这可成为艺术的雏形了。

这是从可以看到的，用言语表达的一方面。

中国语言的另外一个特点，便是一字一音，最容易达歌、诗、词、赋等形式；这是一种方便的工具，在技术上可占优势。

看到了建筑物和它周围的环境，激发起文人的兴致而流传下来的文章，如《兰亭序》、《滕王阁序》、《阿房宫赋》等，使我们如读史诗，陶醉于文学之中。上了年级的从小便像填鸭般要背诵，当时可能大部分不知所谓，记性不好的便害怕“古文”课。但如今面对此情此景，便不费气力，很自然地也朗朗两句出来，似叙情怀。没有我们的文人，我们只能说：“啊！真好看呀！”或者是“今天天气真好，哈哈！”

文学不但使我们对建筑 and 一切人为环境，增加了了解、兴致和共鸣，更把它以感情“勘测”机、文学“描绘”器记录下来。受到天灾人祸毁灭了的建筑物，也可循文学记载欣赏它。

这是由建筑物启发文人。

文人的文章也能启发建筑师，如诗人写情写境、杜甫之“望之如在野，幽处欲生云”；苏东坡的“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等诗句使多少园林建筑师废寝忘餐的“照章程”营造出来。

建筑代表物质文明，

文学代表精神文化，

这两者应该互相影响运行。

丹 屨（文艺理论家）：

文学家营造大千世界，包涵着千变万化的人生悲喜剧。那是感情的空间，美的空间，人人生活其中，享受品味，灵韵飞扬。

建筑师营造苍穹天地，庇护着芸芸众生。那是物质的空间，也是美的空间，人人生活其中，艰辛创造，优哉游哉！

两个空间，都是与生俱来的物质与美的融合，缺一不可。

从洞穴到摩天大厦，从口头创作到宏图巨制，都反映了对于世界不同的把握和表达的方式，是人生观的直接或间接的抒发，灌注了难以名状的爱、灵感、和智慧。因此，建筑和文学常常成为人们列举民族文化象征的代表，长城、黄鹤楼、赵州桥、应县木塔……屈原、李白、杜甫、红楼梦……。建筑家从文学中吸取灵感和启悟，文学家把建筑当作抒写和寄托情思的对象。

现在,我走过平平常常的四合院门前,想起这样一种北方民居的代表,正被人看成文化的象征。我又想到偌大的故宫不也是一座座大大小小的四合院群组成的吗?那种封闭的、井式的、寸草不生的结构确是中国文化思维的一种表达。中国古代诗歌、章回小说不也是这种思维的另一种表达?这样的文化正面临着挑战,大家上在走着一条吃力的漫长的路途,如果建筑与文学能够有意识互相呼应、参照、是会推动整个文化的进程的。

杨永生(《建筑师》主编、编审):

“建筑与文学”这题目是我极力主张建筑界与文学界专家们共同研讨的课题。题目很大,似乎有些空泛。我们至今知之不多。然而,我以为,建筑与文学有许多共生点,它们之间有着难于分解的亲缘关系。建筑和文学都是围绕着“人”做文章。文学艺术言意境,建筑、园林也讲究意境。

希望这次会仅仅是个开头。我想,只要持久地钻下去,是会有收获的。这确实是一块未经开垦的非常有魅力的处女地。

徐伯安(建筑学教授):

人类自从学会了盖房子,学会了文学创作(乃至评论)以后,盖房子和文学便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国这个现象(当然外国也有)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中国古代(现代如何没有研究)建筑里太多重视人和人的感情因素。在某些层面上看建筑已不单纯是盛人贮物的容器,而是某种理想(或追求)的载体。建筑被人格化了,被礼制化了,也被文学化了。一些建筑就像一首小诗、一篇长赋,叫人能够读懂它,也能叫人为之激动。这说明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学在创作原则和技法上有着许多所谓相通的地方。当然,“相通”并不等于“相同”。白居易虽然用做诗之道经营自家园林,但毕竟只是“无声的诗”。园林里虽然俯拾皆诗,但终究不是真的诗。然而,它却给中国古代园林深深地打下了“诗情画意”的烙印。其它像匾额、楹联这类文学形式,几乎成了中国古代建筑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们成了读懂某些建筑的指南和点化、烘托的必不可少的艺术手段。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也限制了人们对建筑美的新的发掘,有利有弊。还有一种文学形式,举如楼记、亭记一类的大块文章。它们的流传,使某些建筑享誉千古。人们只要想到王勃的《滕王阁序》、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便会想到滕王阁、岳阳楼。反之亦然。一篇好文章对建筑的传名作用是不可低估的。正如滕子京所说的:“天下郡国,非有山水取异者不为胜;山水非有楼观登临者不为显;楼观非有文字称记者不为知;文字非出于雄才巨卿者不成著。”在我国古代人们思维方式里太多注重前贤至圣的议论,并不顾及(或在

意)建筑本身怎样。只要文章好,建筑也被看好(那怕它不好)。这些或许都可称之为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其它,类比(或比较)的学问,不在于发现彼此间明显的相同点和不同点,而在于发掘彼此间看似相同中的不同,不同中的相同。我想探讨建筑与文学的关系,大约也应作如是这般的运作。

郑光复(建筑学教授):

我简要谈谈建筑与文学的关系:

●中国的特点 是建筑中的文学特别丰富。文学中的建筑普遍,中国仍有特点,以建筑为题时,环境倒是主角,楼塔亭榭只似看台。

●生活的境界 仅就感性而论,是形体、空间与环境的统帅。生活是建筑的内容,它使功能、技术、经济、环境都可转化为精神力量,而可不通过艺术手段。百闻不如一见,文学艺术都是“说”,并非生活本身,建筑却是生活场的型化,生活本身呈现,贵在真实而胜于艺术。

●艺术性特征 非艺术而兼有艺术性,兼即次要,但露脸,被误认为立。建筑似艺术的一面如造型,但异于美术者三:空间、尺度、时间,不仅空间流动,其实整个建筑皆流,稍似音乐。

●综合的系统 建筑的感性特征关键在系统性,综合了功能、技术、经济、环境与造型,互相加强,系统优化,多层次地组织起来,其间可见的方面略似蒙太奇。但蒙太奇仅组织观感,而建筑组织生活……人非观众,投身其中使建筑与生活、事件融合,切身之情,深于旁观。

胜于艺术,恰是人生在建筑中!

则人的各方面,无论文化、经济……性格,皆体现其间。建筑又是各种社会生活的场所,便与各种事件、风俗习惯密切相关,而具纪念性、标志性、象征性。建筑作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中介,体现其间关系,而具有地方性、时代性与社会特征,深蕴感性魅力与认识价值。即使遗址尚为考古研究古代之证据。

●有不如文学的方面 建筑胜于艺术的这种综合感性,包括对环境的组织。除了视觉,还有声音、气息;鸟语花香,蕉雨钟磬。这种组织作用,略似“小桥流水人家,枯藤老树昏鸦,”犹胜之,大有有形有形之魅力另在。

可是,建筑不能表述“断肠人在天涯”,或可借文学、美术点睛,如音乐标题。但居者用者各依其经历、文化等的不同,而感受不一。建筑没有明确无误的感性规定性,不具清晰准确的涵义,只是模糊境界,这是不及文学艺术的方面。

不过本非艺术,“明镜本非台,何处染尘埃。”

●建筑之境何在 境在形外,仿如文学意在言外么?是,亦非。建筑为视觉艺术之说荒谬之妙,可属拍

案之奇。诚然，它含有视觉之美，但主要在生活感受，其观感亦以此为根本，在方便，舒适，代价适度，安全而又美的“强制性”潜移默化中，令人进入某种生理与心理统一，身心交融的境界，一种生活情趣。这种情趣、境界，远非视觉所可概括的，远在形外，而是全身心的多方面感受之交融，它含有形予视的官感，却远在其外。这感受的个人因素很强，难以规定，模糊如盘古之前，浩浩乎，欲隐欲现，不亦佳哉。

邵大箴（美术理论家）：

我觉得建筑与文学，都要以人为中心，为人服务，尊重和满足人的要求，要有人性。只有深刻理解人的建筑师和文学家，才能创造出有魅力的建筑和文学作品。

建筑，没有文字，可是要吸引人“看”，吸引人去“解读”。

文学，没有形象，可是要在人的心目中立下实在的碑石。

靠的是什么？精神性。愿更多的、更丰富的精神性渗透在我们的建筑作品和文学作品之中。原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如此。

杨佩瑾（作家）：

在我的文学道路上，建筑美对我心灵的触动，或许是激发文学冲动的诸多因素之一。记得1949年7月，我刚参军不久，部队深夜进驻苏州狮子林。清晨，我从雕花石窗外望，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眼前的园林景色美得使我这个14岁的小兵惊呆了。莫非这就是红楼梦中的大观园？我浑身颤抖，急于向人诉说某种感受。或许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萌动吧？

由于工作，也出于创作需要，走了许多城镇和乡村，领略过多样的建筑风光。在我的几部长篇小说，如《银色闪电》、《剑》、《霹雳》、《施风》、《红尘》及电影文学剧本《仇侣》、《非常岁月》、《雁红岭下》当中，建筑美很自然是我的描写对象。这是因为，我真切地感到：

建筑是艺术。建筑艺术是人类最古老、历史最悠久的艺术之一。

建筑是文明。美的建筑，是充满了精神文明的物质。

建筑者以智慧和汗水创造着无声的歌，立体的画，在大地上写下无数动人的故事。

我期待着：更多的建筑走进文学，更多的文学走进建筑。

曾昭奋（建筑学副教授）：

建筑是人类生活所需，又是作家、诗人和画家描写、赞美的对象：上至皇帝的宫殿苑囿，大官阔人的公馆别业，下至街边小铺和老百姓的草房茅舍。

我以评论当代中国建筑为己任之一。当我作评论时，面对着建筑物和它后面的种种人物（业主、决策者、建筑师），大抵只能说出应该说的一半，或得还不到一半。

庄裕光（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步入建筑业，我更感文学与我从事的事业紧密相关。研读古典诗词，使我加深了对园林意境的理解；欣赏匾额楹联，有助于我们对纪念建筑历史价值的认识。没有《巴黎圣母院》，圣母教堂的名声不可能超越法兰西；没有曹雪芹借贾宝玉之口将大观园中的景观评说得入木三分，中国古典园林的特色，又岂能为众多的人所了解？上溯历史，至迟在春秋时期，建筑与园林已成文学讴歌的对象。后世对古代建筑的了解，只能靠发掘遗址和研读文献。唐代文学大师白居易在庐山营造的草堂早已不存，如不研读《白香山文集》中的“草堂记”，又焉知距今一千多年前，中国已有“有机建筑”的理论与实践？因此，在《白居易与赖特的有机建筑》一文中，我萌发过应追授白居易为建筑师的遐想。

因《死水微澜》闻名于世的李劫人，国际文坛评他为“中国的左拉”。他经常借书中人物之口评说建筑；有许多独立见解。在纪念劫人先生百年诞辰的学术交流会上，拙作《永留芬芳馨蓉城》，被文学家评为“沟通建筑与文学的桥梁”。通过对劫人先生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和《大波》等作品的研读，我了解了不少川西民风民俗的成因，以及某些风俗习惯对建筑的影响，这对我的创作，是会大有裨益的。

艾定增（高级建筑师）：

中国传统文化特点之一是重视文学修养，甚至把它作为取士、当官的主要条件，二是文学与建筑学（晋城市、风景园林及室内装饰）关系密切。第一、文因景成景借文传、建筑景观成为文人雅士登高作赋、把酒吟诗的胜地、滕王阁、黄鹤楼、岳阳楼、大观楼、天雁塔、醉翁亭等处留下许多千古绝唱。第二、不少有关建筑、园林的理论或评论以文学形式存在并传世不绝，如《洛阳伽蓝记》《洛阳名园记》《浮生六记》《陶庵梦忆》《扬州画舫录》及《红楼梦》等小说中关于大观园之类的背景描写。第三、从屈原的作品开始，汉代大赋《两京》《两都》《上林》《甘泉》以及杜牧《阿房宫赋》等名作，其想象及夸张、类似今日的意念设计或建筑策划；中国古代文学中形成了一个独特门类“亭台楼阁记”，在世界上是独树一帜的。在国外，由文学理论中的“解构主义”与建筑学结缘，产生了名为“解构主义建筑”的新潮。证明学科横向联系的深广化。因此，在当今中国兴起空前建设高潮之际，提出“建设与文学”是有意义的。这一亲缘关系的加强，可能会产生预想不到的效果。对此，我怀有浓厚的兴趣。

叶廷芳 (文艺理论家):

建筑是人居和活动的不可或缺的场所,蕴有丰富的
人文内涵,尤其是“后现代”建筑。文学是入学,
更饱含着人文精神。就像现在的许多不同学科跨疆越
界、互渗互融一样,我相信建筑与文学的交流也必将发
生互补互促的积极作用。

张锦秋 (设计大师):

在上海第二女中念书时,我几乎读遍了托尔斯泰、
屠格涅夫、罗曼·罗兰的译著,也酷爱唐诗、宋词、三
国、红楼。在中学时代我还真着实做了一阵子作家梦
呢。是50年代年轻共和国建设的洪流把我涌进了工科
大学。我选择了艺术与技术相结合的专业——建筑学。
直到现在我设计一座建筑除研究功能、技术以外,都要
考虑它所处的文化历史背景、它的精神和审美作用,这
恐怕与少年时代所受文学的熏陶是不可分的。最近出
版的拙作《从传统走向未来》在这方面也留下了印迹。

曹 汛 (高级建筑师):

建筑教育有一些失误。我认为应该提倡人文建筑
学,强调建筑文化,建筑要有一点文化,还真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情。闻一多诗云:我所爱的是,中国的山川,
中国的屋宇,中国的草木,中国的鸟兽,和中国的人。
人称近代第一才女的林徽音曾作过建筑与文学的著名
讲演。古建筑和园林是建筑界与文学界一个共同的热
点,又常常是一个共同的误区。绍兴沈园原本是清初沈
檀元的园子,沈家后人传下一张园图,上面胡乱题了些
陆游诗词,人们便说是宋代沈檀的园,有八百年历史,
郭沫若为题门匾,夏承焘题写《钗头风》词,其实那阕
词是陆游45岁入蜀以后在成都张园所作。张园的前身
是后蜀燕王故宫,故有“满城春色宫墙柳”之说,“红
酥手,黄滕酒”,是筛酒女人的手,红颜劝酒,绿袖传
杯,是陆游“裘马轻狂锦水滨”时期一种狂放生活的写
照,我们文学界和建筑界全弄错了。“姑苏城外寒山
寺”,如今说成是高僧寒山创寺,因以得名,明代好事
之人还塑了寒山拾得二像,其实张继时候寒山子还未
出生,张诗说的是寒山上的某座寺院的夜半钟声,传到
枫桥下面夜泊的客船上,而我们又读错了。还有水济普
救寺,为招徕旅游,大肆增扩,造了一座扁狭局促的小
院,便说是张生会莺莺的“西厢”,我去看了,简直叫
人笑破胸脯。假古董本无须再造,要造也总得像点古董
吧,花费大量资财,表演一通时代的浅薄,又何必多此
一举呢?这类事还多着,我希望建筑界和文学界的人士
一同警惕,取得共识,不要踩进这种误区。人怕出名,
大名家们更要格外小心,免得被人拉进误区里去。

任彦芳 (作家):

建筑是立体的诗篇。

10 建筑师 (54期)

它体现着建筑艺术家的美的追求,诗的情感!

建筑艺术的布局、创造过程,它的形式美的统一、
均衡、韵律、性格、风格、色彩等法则都和文学创作的
构思、结构相通;建筑艺术美学给文学以后启迪,学文学
不可不研究学习建筑艺术;正如建筑师需有深厚的文
学修养。

汪正章 (建筑学教授):

正当建筑大潮席卷全国、方兴未艾之时,《建筑
师》编辑部发起一次有意义的学术研讨:“建筑与文
学”。它犹如在我国炽热的建坛上,吹拂一阵清风,令
人心旷神怡。

●历史的渊源:尽管有的外国学者曾经声称“在建
筑与文学之间作比较是危险的”,但人们还是从贺拉斯
的《论诗艺》中推断出西方古典建筑理论的要义,从
《红楼梦》对大观园的描述中感受到中国园林建筑的精
华。可见,建筑与文学早已结缘。建筑中有文学,文学
中也有建筑。

●现实意义与深层内涵:今人今天研讨“建筑与文
学”,既非单纯地陶醉于历史文化,也非一味以文学
“装点”建筑自恃风雅,更非限于以建筑招徕游客换取
金钱功利,而是真正着眼于文学精神对建筑的渗透,使
“文”“质”二性在建筑中达到完美统一和有机平衡。最
终旨在弘扬中华建筑文化,造出更多、更好、更新的
“人类文化纪念碑”。

●相通和相悖:艺术总是相通的,建筑与文学亦
然。二者各以特有方式,诉诸艺术形象,反映社会现实
和人类生活,并从中倾注着创作者的观念、意识、理想、
情感,只不过前者通过体积空间的抽象表达,后者通过
文字语言的具体描绘。但是,就表达精神内容的自由度
而言,两者却是悖离的,前者“受制”,后者“自由”。
因而建筑与文学之间的关系既不应割断,也不能混同。

●创作方法的异同:文学创作讲求创造“典型环境
下的典型人物”,建筑创作则要在环境制约下创造出自
己的服务对象——人——所需要的建筑环境。“人”与
“环境”是其共有的两大创作要素。为此,可以建立两
个公式:“建筑——人——环境”;“文学——环境——
人”。在建筑创作中,其出发点是“人”,旨归是“环
境”;在文学创作中,其出发点是“环境”,旨归是
“人”。两者可以相互借鉴,但切忌生搬硬套,东施效颦。

●乐观的展望:文化艺术越是向前发展,就越是超
越艺术类型之上。建筑与文学沟通,建筑家与作家共
勉,将迎来一个物质和精神文明的新纪元。

俞天白 (作家):

我喜欢在小说中写建筑。如果说文学活动是人的
自我发现,那么,作为生存环境的重要构成部分,建筑
是人的精神形成的重要因素,也是人的精神世界的具

体体现。我写的曾经被中国作协第四届中篇小说奖提名的《古宅》和《大上海沉没》，就是我这一观点的注解。

何西来（文艺理论家）：

我以为，“建筑与文学”这个题目出得好，理窟渊深，意趣无穷，有说不尽的话题。同为艺术，各有不同的表现手段，但从艺术哲学、美学的角度来看，又遵循着共同的规律。

建筑，以及与之有关的传说、故事，为古往今来的文学界提供了写不完的题材。《灵光殿赋》、《阿房宫赋》；《九成宫醴泉铭》、《陋室铭》；《滕王阁序》、《醉翁亭记》、《岳阳楼记》；《登鹳雀楼》、《登慈恩寺塔》；《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都不仅以建筑名篇，而且演绎着与建筑物有关的悲欢离合，其中有不少是直接描写建筑物本身的。不独中国如此，外国亦然，《巴黎圣母院》即其一例。有些文学样式从一开始就是建筑艺术的一部分，如楹联、匾额等。诗歌外在形式的整饬，内在节奏感和韵律感的流畅，无不与建筑相通，而一些著名的建筑，本身就是渐次展开的诗卷。总之，建筑艺术不断引发着文学的灵感，而文学又升华着建筑的境界，二者相得益彰。在它们的结合部，正酝酿着学科的突破。

布正伟（高级建筑师）：

建筑虽也是艺术，但那是一砖一瓦垒起来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需要付出更多艰辛、更大代价才能取得的。狂热、虚荣、漂浮是一切艺术的死敌，也是我们走向建筑圣殿的最大障碍。因此，在出校门近30年的实践磨难中，我首先注重的是自己心理文化素质的提高与修炼。作为中年建筑师队伍中的一员，我唯一可以告慰父母、老师和朋友的，是对建筑创作始终如一的真诚和挚着。

我已过知天命之年，但真正的创作生涯还刚刚开始。过去从文学中汲取的营养，仍将在我血液中流动。事实上，文学不仅给我注入了较深层的情感，而且也给我增强了较敏锐的洞察力，而这些正是建筑创作具有高品位文化内涵所不可缺少的。近十年来，我之所以能独立步入“自在生成”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探索，不能不说也得益于文学滋养。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我要说，建筑也是石铸的文学。

文学中表达人生的欢乐、惆怅、哀痛与悲壮，在建筑艺术中不也都可以找到么？！

建筑中难以言状的氛围、意境、体态、表情，不也是可以通过文学艺术去加以描绘与渲染么？。

文学家，也像画家、雕刻家、音乐家一样，都是建筑师的知心与知音。尽管我们进行艺术创作的时空舞

台不同，但我们的使命都是相同的：体察人生，研究人生，创造人生。

如果我曾与文学无缘，我就不敢想我现在是怎样的一个建筑师……

顾孟潮（高级建筑师）：

文学是人学，建筑是人生舞台之学，岂有设计舞台的人不关心戏剧和角色的道理呢。

学建筑，是出于我热爱大自然、爱生活、爱人类之心。大学时代我写过《手》一诗，便向往着用建筑之手，把人捧在手心里。周围世界有那么多美好的东西，需要我们去发现、去采撷、去弘扬。文学家和建筑家都必须有这样的眼力和能力，因此共同的语言很多，坐在一起探讨共同关心的人类文化主题，包括人的行为模式、心理需求、对未来的向往。我们的建筑文化沙龙、环境艺术组织的活动，常常有文学家参与建筑文化共建。

邢同和（教授级高级建筑师）：

建筑方位，文学座标

共享于方圆天地

建筑生命，文学源泉

憧憬于广阔生活

建筑形象，文学特色

诞生于创造构思

建筑进步，文学升华

同步于时代历程

建筑里程碑，文学圣殿

莫过于超越时空

洪铁城（总工程师）：

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建筑应该走向社会，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为社会多做点有益的事情。为此忘记了自身的存在，竟看不到黄金潮涌到门前……

韩江陵（高级建筑师）：

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是我近几年展转思索的一个题目，并且已经开始做了一些研究和探索。现在，《建筑师》编辑部的朋友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题目的重大意义，首次约请海内外有志于斯的一批建筑学界和文学界的朋友，聚会于南昌故郡，洪都新府，滕王阁上，纵论古今，畅说中外，诚为一片学界美谈，文坛雅事，其意义未可估量；对中国现代建筑新文化之创造与辉煌，恰如暮鼓晨钟，或会起到启蒙醒世、助澜推波之效，亦未可知也。

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是一个极富创意和挑战性的全新领域，很值得建筑学家与文学家们关注并进行广博而深入地研究。这是因为：第一，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建筑同文学从来就有着相得益彰的密切关系；第

二,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在世界文化史中,有其显著的独特性。

对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之研究,内容涉猎广泛,学问博大精深,然就其范围而言,不外以下五个方面:一是中国建筑与中国文学关系之渊源。二是中国建筑的文学表现。包括对楹联碑刻这一独特表现形式的广泛收集、整理和研究,以及对“境界说”等中国建筑文化哲学深层理论的探索。三是中国文学里的建筑学。包括自《诗经》至《红楼梦》无数中国文学经典作品中对建筑境界的极富诗情画意和哲理的生动描写。四是就建筑与文学这个题目进行中外文化哲学的比较研究。五是探索创造中国现代建筑新文化的方法和方向。

虽然,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然而,它又是一件多么令人迷醉的事业啊。

马国馨(高级建筑师):

在建筑中产生文学,文学中描写建筑。建筑和文学从来就有着密切不可分的关系。不管是《红楼梦》还是《巴黎圣母院》都是在建筑的背景中展开了人生的画卷,体现了建筑的重要作用。曹雪芹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可称为伟大的建筑家和造园艺术家或理论家。

文学和建筑都要受经济基础的决定和制约;都要表达人们的审美体验;都要通过各自的理论对其创作、批评、鉴赏和发展起指导作用。

文学和建筑都是使用专用语言的艺术。文学使用文学语言为表现手段,其表现方式十分自由,手法和深度几乎是无限的;建筑使用建筑语言为表现手段,其表现方式需要技术的局限;文学需要修辞,建筑需要装饰。

文学表现人类用人性战胜自我,包含着人生智慧,长于思索;建筑表现人类用人力战胜自然,包含着物理智慧,长于体现。智力加形式反映着文学的实质;实用加形式反映了建筑的实质。

文学是间接形象,文学的文字是信号的信号,转换成感性信息要靠人脑的第二信号系统,但利于读者创造性的联想;建筑是直观艺术,其欣赏要依靠人脑的第一信号系统,明晰,感染力强。

文学是一次完成的艺术,不需表演中介的再创造;建筑是二次完成的艺术,建筑设计完成之后,还需要通过施工的再创造。

文学不受场合的限制;建筑的地区性和场所性更为重要。

.....

谢大光(作家):

60年代初,我曾在祖国北疆的工程兵部队服役,这是我与建筑界的一点缘分。当一座座雄伟的建筑,通过我和战友们的手,矗立在荒山僻岭的时候,我第一

次体味到创造的快感。也正是在那时,我开始了自己的文学创作。我以为,文学也是一种建筑,是一种以语言文字为材料的建筑。文学与建筑都是以创造为生命的事业,人云亦云,千篇一律,应是二者共同的大敌。

陈峻(作家):

文学贵在创新,建筑亦然。假如千人一面,千楼一色,平平庸庸的建筑物塞满了这原本不很宽松的空间,只能让忙碌的人们更添些许惆怅和忧伤。人们渴求新颖、高雅、别致,企盼舒适、流畅、温馨,在如此的小世界里生活,才倍感新鲜和生气,才倍感温暖和甜蜜,才更激起创造的冲动,充满了对明天的憧憬和向往。渴望真正的新房子!

梁晓声(作家):

建筑不只是工程概念,而且还是美学概念.....

文学则是在纸上进行的建筑.....

具有创造性的建筑,便必定具有了某种艺术性,甚至某种诗意。它必定能表达出与文学相通的内容——诸如历史感,庄严感,神圣感,亦或飘逸感,归隐感,逍遥感,独立感等等.....

具有创造性的文学,可与几乎永久的建筑共经时间的考验.....

总而言之,建筑也罢,文学也罢,倘无创造性,是都躲不开平庸之裁的。于前者,建筑不过成了沙石的堆砌,于后者,文学不过成了文字的堆砌.....

舒婷(作家):

少年时读过“建筑是凝固的音乐”,怦然心动。对建筑的认识,始于此,可惜也止于此了。

每到一都市,仰科隆大教堂,朝巴黎圣母院,瞻泰吉陵,观罗马斗兽场,但觉节奏之摄魂逼魄,心跳如擂鼓。

一个地方的建筑,就是一方风水。那地方人的灵气,性情乃至命运,受其遮蔽而不自知。怎能怪上海无大丈夫,君不见其弄堂多幽深曲折,叫人的肚肠七盘九绕十八圈。

建筑从人类的安全地堡发展到巍峨艺术,又被现代文明蜕变成怪兽,我们甚至感觉到它热呼呼的哈气已窒到脖子后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若我们是舟,建筑是水么?若建筑是舟,我们可是那水?

王明贤(编辑):

我觉得中国建筑的美学精神可借用宗白华先生的一句话来概括:“于有限中见到无限,又于无限中回归有限。”正是这种美学精神,传达了中国人对“宇宙图案”的奇特感觉。钱钟书先生在散文《窗》谈到“窗子打通了大自然和人的隔膜”,又引用缪塞诗剧《少女做

的是什么梦》的妙语，谓父亲开了门，请进了物质上的丈夫，但是理想的爱人，总是从窗了出进的。意即“从后窗进来的，才是女郎们把灵魂肉体完全交托的真正情人。”文学家对建筑精神的领悟，不比建筑学家逊色。海德格尔则不是把建筑看作一门艺术或一种建造技术，而是把建筑追溯到每种东西在之所属的领域，哲学家对建筑的深刻理解，令我辈颇为钦佩。

陈 军（作家）：

建筑无疑是一种文化，而且是比所有寻根文学更早的文化。因为任何文明，都是山顶洞人从原始建筑里爬出来创造的。我们从《巴黎圣母院》，尤其是哥特式小说传递出的那种传奇色彩、神秘氛围以及对建筑风格、结构、环境的精细描写，可以看出建筑作为文学的一种审美对象与文学的直接关系。我们从《花园街五号》、《蓝屋》、《围墙》等不同文化氛围的整体结构象征中，可以感受到建筑作为文学的参照物，那种审美磁场般的共振效应。我以为建筑与文学的最终关系，应体现一个民族文化的最高品味，构筑出一种诗化的境界和一个民族的审美走向。

刘元举（作家）：

我认为建筑与文学是个颇有意义的课题，很遗憾从未有人问津过。建筑除了实用性之处，很重要的在于观赏性。这种观赏性就离不开艺术。建筑与文学虽然有着诸多差异，但作为艺术的神韵是有着某种深刻默契的。可以说建筑与文学都是人类使用的语言，用来记叙人类的存在，抒写人类的精神。所不同的是，建筑语言写在空间，而文学语言记在纸上。

方 方（作家）：

武汉大学，这是一座具有漂亮建筑群的学校，那些典雅的建筑使我感到了一种神圣一种庄严一种浪漫和一种韵味悠长的美丽。这种氛围修炼了我和我所有的同学。当我们毕业离开这所大学后，永远镌刻在心头、常常浮想在脑海的却总是那些闪烁着明媚阳光的绿屋顶房子。正是在那绿色的屋顶下我开始写下我的第一篇小说。毕业之后，我在电视台做了七年的编辑，度过一段生存空间十分艰难的日子。心里常对搞建筑的有一股愤愤然的情绪。曾据“民以食为天”之古训而杜撰了另一说法：“民以住为地”，得到所有“居无室”者们的赞同。后来得知搞建筑的空间也如我一般地狭窄，于是就又怀着原来大家都一样的想法而心平气和了。1989年，我被调至湖北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创作，分得宽敞之住房，从此一心一意地写小说。

在此要说的是：无论我们走到哪里，建筑物都是我们的目光所要捕捉的目标。它可使我们感觉具有更丰富的层次，使我们的想象更加地辽远，使我们的作品更

富有人间情调。建筑是艺术，而艺术都是相通的。

霍新华（作家）：

我曾经写过一部关于建筑工人的话剧《无字的纪念碑》，我至今拥有交往甚笃的建筑界的朋友，如果我这个小人现在能荣幸走进这本画册里，那也许会注定这辈子将和建筑结下更深的姻缘，但我愿意。建筑是人类的纪念碑，建筑是时代的纪念碑，建筑是地球文明史上的一个个灿烂辉煌的永远的符号。

王 斌（自由撰稿人）：

一种文化的迹象和表征总是或多或少地通过建筑这一艺术门类给予象征和隐喻，因而文学这一情感的信徒，当它徜徉踟躅于人类的心理空间之时，总会不经意地发现，建筑对人之情感的规范和诱导。这一微妙且富有神秘感的联系，使得文学将永远与建筑——人类的居所必然发生相互依存的关系。或许，当某一种建筑风格蓦然间发生畸变之时，总是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姗姗来临，文学便会迅速地将其捕捉，并留在文学中，使其永存于人的记忆。

张永和（美国莱斯大学助教授、美国注册建筑师）：

建筑与文学的第一次重叠对我来说发生在美国读大学四年级时，英国教授罗德尼·普雷斯和一位作家携手让我们边写作边设计。这门课上的确有些糊涂，但引出下面一联串的把文学和建筑结合起来的尝试：我的硕士论文是以中国建筑上的文学（对联、匾额等）为依据，试图设计某种文学性的建筑气氛；与朋友一起写题为“时空及其它”的电影剧本，进行了拍摄但未剪辑；近年来更多地是通过电影启发建筑中的叙事性。从这些过程中，我悟出了一种可能性，即文学作为建筑设计概念性计划任务书，建筑是人活动的舞台和背景，建筑和人活动形成一个有机的经验整体，其中人活动为主体，建筑为客体。但传统的建筑任务书把人活动处理成抽象的脱离了生活，文化等的“功能”，从而割断了建筑与生活、文化的联系，把建筑孤立成了没有主体的绝对客体。文学所记录和暴露的是人活动生动复杂的本身。小说的虚构是对一种尚未存在的生活的想象，因此作家或建筑师自己的写作有可能成为建立具象生活场景的设计任务书，助以恢复建筑和人活动及经验的密切关系。希望建筑因此获得诗意和生命。

王小慧（德国电视台顾问，专职艺术家，从事写作、摄影）：

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在现实或想象中，体验到某种情感，将它表现在画布或大理石上，并使别人也受到感染，这就是艺术；表现在乐器或歌声中，并使别人也受到感染，”（下转第79页）

著名作家与建筑学家 齐聚一堂畅谈高见

1993年5月26日下午,“建筑与文学”学术研讨会代表在八大山人纪念馆展开讨论,与会者各抒高见。5月27日晚、28日晚,代表们在井冈山宾馆继续讨论,畅所欲言。5月29日晚、5月30日,代表们在南昌宾馆热烈讨论,会场气氛十分活跃。下面刊发一些作家、建筑学家在讨论会上的发言摘要,让读者了解讨论会的盛况。



黄宗江(作家):

这次“建筑与文学”研讨会,真是盛会,得聆专家高人语,胜读十年书。我这样的外行,虽终日身处建筑中,身处门内,却属门外,说不出个道道。我是个从事剧影艺术的人,剧场建筑与我息息相关,乃对古今中外大小戏台总是无限关情。

“文革”后我随老妻迁入她工作所在的中央戏剧学院一宿舍,是个旧日大宅院,今日大杂院。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墙角一处有一堆集杂物的破屋,一端详便是座小戏台,古戏

台,不算太古,也总是前清遗物。在戏剧学院院内藏有这么一座古戏台是发人幽思的。我顿生“野心”,借我老伴是该院副院长的光,心想早晚要下这间没人要的破屋旧台,辟做自家的书室客堂,岂不风雅!此宅与恭王府贴邻,据我昔日同窗红学大家周汝昌考,恭王府就是大观园所在。那么此一边院可能是贾府下人聚居处,我乃请俞平伯老人戏题“焦大故居”。同窗黄裳说我属艺人,又题“琪官遗馆”。我又对汝昌学兄说,称“焦大故居”自属戏语,倒很可能是赖大旧宅,就印证于此戏台。赖大之子得官庆贺,请柳湘莲唱戏,想必就在这台上,乃请红学大师赐题了“湘莲旧台”。遥想当年尤家三姐就在这台下痴望,好不风流!一日我外出归来,只见这一代风流已化做一堆瓦砾。怒诘老伴,她亦茫然。我怒斥了一通戏剧学院居然拆毁了古戏台,却又奈何!

奈何的事多了!我在这古都北京是见过一些旧日风流的剧场与戏台的,然多为俗物,或改建或消失,也就无足惜了。惟独昔称广和楼今做广和剧场的名存实亡,它的改建,应说是它的破坏,实在令我辈目击

者伤心。我是见过旧物的。旧称广和茶楼,乃明代茶楼,于晚清重建,历经风雨,解放后犹存。两扇大黑门,红底金字的对联“广歌盛世,和舞升平”。犹其可贵的是其舞台,突出于观众席内,当前西方有着意仿造的,并称为“开放伸展式”,取其贴近观众。这广和楼也的确是太古旧了,50年代初期改建原是好事,保存了“广和”二字也是有意于有所继承的。但遗憾的结局是面目全非,改成了一座体态俗恶,设施也远不够现代化的剧场,原来最有特色的舞台更改成了一般的相框式了。剧场重建落成之际挂了不少贺幛,只见马连良题道“我曾在此少年游”云云,我心喟叹您没什么可游的了。这不是我好古成癖,厚古薄今。古建的改建重建,首要的就是要整旧如旧,还它个古貌犹存。

我80年代初访问纽约时,纽约市博物馆戏剧收藏部主任玛丽·汉德逊博士赠我以她的著作《城市与剧场——纽约戏院史》,书中两百年来纽约市剧场的照片便有数十幅。重建时多尽量保留外貌,内部如舞台机械设备、电梯、空调、厕所等等则力求现代化、科学化。美国建国才